

《绝密押运》开机前,剧中多位主演来到武警部队,和战士们生活在一起,度过了难忘的一段时间。通过相处,这些演员对于自己之前并不熟悉的武警押运兵有了全新的认识……

《绝密押运》三位主演讲述——他们在部队的日子

[赵达]没找到“郭铁”的原型

来到部队之后,赵达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学生时代:“使用部队上统一配发的脸盆、牙刷、牙膏,好多人住在一个大宿舍里,到点熄灯睡觉,早上出早操,闲暇时大家就在一起读剧本、交流心得,使我们很快就熟悉起来,那种感觉很不错。”赵达扮演的郭铁在部队中是个开心果,性格非常开朗,但是在和真正的押运战士接触中,赵达并没有找到“郭铁”的原型。“那些战士平时都很安静,话不多,这也是由他们特殊的工作性质决定的。”电视剧毕竟有高于生活的一面,赵达就从角色的名字入手,寻找角色的感觉,“郭铁的谐音是‘锅贴’,在东北话中用来形容那种见谁贴谁、哪儿热闹往哪儿去的人,不过这无损于他对工作的忠诚和热情。”剧中的郭铁颇有“小赵本山”的感觉,生活中的赵达和好朋友李晨遇到一起,也时不时地说上一段“相声”,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“我对枪、警服没有

太深的情结,不像李晨那么兴奋。有一次李晨开玩笑地说男人都喜欢枪,都喜欢打打杀杀的,你怎么就不喜欢呢?我就慢条斯理地告诉他:晨儿啊,你这样的演员是把注意力都放在服装和道具上,我这样的演员可是把精力都放在表演上啊。当时李晨哑口无言,周围的人都笑喷了。”

[孙磊]本不离手,话不离口

孙磊在部队体验生活时,曾经亲眼看到放在操场上的,一袋袋被粉碎的人民币,“每一袋都得七八个人才能抬得动,我一问,袋中的人民币至少有1亿元,对我来说真是个天文数字,但是那些战士都十分平静。后来我才知道,他们几乎每天都参与押运工作,押运的人民币动辄上亿元,在他们眼中,金钱就和砖头、瓦块儿一样。”孙磊扮演的高中华是一名指导员,在部队期间,他天天都和十一中队的张指导员接触,“除了一些保密会议之外,我总跟在

张指导员身后观察他的工作状态。我发现张指导员有很多笔记本,每天他都会把队里发生的事记录下来,写满后还把笔记本封存起来。我曾经问他为什么不用电脑,张指导员说笔记本的便携性和保密性都比电脑好。所以‘高中华’也总是带着一个笔记本。”有一次,张指导员和战士谈心时,孙磊在一旁观察,“我发现在将近45分钟的时间里,都是张指导员在说,战士只是点头或者简短发言,因为指导员是负责战士思想工作的,语言表达能力必须强。我抓住这个特点,把自己说话的速度加大,一句话分成三句话说。有一场戏是高中华向邵笛介绍战士郭铁的情况,我的台词原本只有60多个字,经我改动、发挥之后说了很长时间,拍完之后,我和王斑都忍不住笑了。”孙磊的话不离口,使他扮演的高中华得了一个绰号——高大妈,“那天和部队领导一起吃饭的时候,还有人问我是不是当过兵,这让我特别高兴。”遗憾的是,由于高中华不参与一线押运任务,所以孙磊总是穿不上那身让他

眼馋的押运服,“在发布会上,我终于有机会穿上了这身衣服,抓住机会我好好照了几张相。”

[李东翰]难忘那次押运任务

在体验生活期间,左毅然的扮演者李东翰参与了一次真实的押运任务,令他至今难忘。“具体押运时间和地点都是保密的,我们3位演员身着警服和4个武警战士一起坐上一辆战士专用车,前面就是一辆押运车。到了银行,战士们下车后迅速持枪站在押运车的各个角落,我们3个人也拿着警棍站在一旁。押运车的门打开后,银行工作人员从里面运出一袋袋人民币。在押运结束返程途中,我问战士这一趟运了多少钱,他们说有400多亿人民币,我们演员一听都觉得不可思议,还彼此询问‘你要有这么多钱会做什么’,一旁的战士始终神态自若,不发一言,那种对比还是挺明显的。”(据《中国电视报》)



在刀刃上行走

——访电视剧《绝密押运》主演刘奕君

在《绝密押运》的发布会上,刘奕君身穿深色衣服,戴着一副墨镜,举手投足间流露出一股“邪气”,和那些“押运战士”相去甚远,令人不由得想起他扮演的剧中反一号——商人项洛阳。

一天之后,当接受专访的刘奕君再次出现时,记者有些诧异:这分明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男子,和之前判若两人。其实并非记者一人有这种感觉,当初一位为《绝密押运》进行后期制作的录音师看过样片后,很想见刘奕君,原因是他演的项洛阳太坏了,同时他的台词说得十分精准到位。等见到刘奕君说了一会儿话之后,录音师奇怪地问:“你怎么一点儿都不像项洛阳啊?”

翻开刘奕君的履历表,就会发现他之前一直是个“好人专业户”,因此这次扮演一个大奸大恶的角色,刘奕君感觉十分过瘾。“我很感谢项洛阳,他令我在善恶之间挣扎了一回,我很享受这个过程。这部戏拍完之后我跳出了这个角色,但是在发布会上看到片花,我又找到了项洛阳的感觉。”

当初刘奕君读完剧本后,就爱上了这个角色,“我只有爱他才能演好他,而且我认为项洛阳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,只不过他顶起的那片天是权力和欲望交织成的。项洛阳的心被魔鬼占据,他舍弃的都是人性中光辉的一面。可怕的是他知道这些东西的可贵,可是他逼迫自己在刀刃上行走,这就导致他内心扭曲,只能通过对社会疯狂地攫取来平衡自己那颗扭曲的心。”说起对项洛阳的成功塑造,得归功于刘奕君平日的积累:“生活中我时常会听到、遇到坏人坏事,每逢这时,我就把这种

‘恶’封存在内心深处的一个盒子里,当扮演项洛阳时就打开这个盒子,让邪恶尽情地释放,从中找到和项洛阳相符的言行去加以表现,所以,尽管我不认识项洛阳这样的人,但我依据我的理解去塑造他。”

一个十恶不赦的角色和一个完美无缺的角色一样,都是不被人信服的。刘奕君在扮演项洛阳时,也注意体现出角色残存的人性。有两场戏是刘奕君精心设计的,一场戏是项洛阳在新婚之夜约好朋友邵笛喝酒,大聊特聊自己的婚姻观,“他表面上谈笑风生,实际是在掩饰自己的伤心、失落,因为他对妻子根本没有爱情,看中的只是岳父的权势。有一瞬间我的眼里有泪光闪现,不过很快就消失了。”第二场戏是项洛阳的妻子自杀,他平静地告诉邵笛,“他似乎是在埋怨妻子,可是内心深处依然有痛,这次他眼中的泪水更加明显,就是硬撑着不掉下来。”

后来,项洛阳上演了最后的疯狂,被战士开枪击毙,刘奕君特意设计了角色的死法。“我没有选择仰面朝天倒下去,而是双膝重重地跪在地上,然后趴在地上死去,这个动作是‘我’在死前的忏悔和赎罪。”导演喊停之后,刘奕君却起不来了,他觉得着地的左脸疼痛难忍,一照镜子才发现脸颊上肿起了一个大血包,工作人员急忙为他冰敷,过了好一阵才消肿。

有了扮演项洛阳的经历,刘奕君对自己以后出演反面角色更加自信,“我的‘地盘’中又添加了项洛阳这个人,不过一旦戏拍完,我就会把这些‘恶’重新打包回收,就算演再多的坏人,我还是我,绝不会被角色给带‘拐’了。”(据《中国电视报》)

之前总感觉于小伟有股桀骜不驯的气质,酷味儿十足,不过通过这次采访,记者发现他时常流露出童心未泯的性格,揭发搭档黄觉和罗海琼的“糗事”时,他流露出一种顽皮;当讲到自己和父亲首次演对手戏的经历时,他则尽显孩子气的一面。

首次和父亲同台演戏

——访电视剧《破茧而出》主演于小伟



不一样的剧组和剧本

来到《破茧而出》剧组的第二天,于小伟就感到这个剧组不太一样,“我们所有主演聚齐后,导演给我们的任务是做游戏,也就是布置一些情景,让我们进行无道具的表演,其实这些我们在上学的时候都学过,现在再做感觉很有趣,大家通过这个游戏一下子就熟悉了起来。”于小伟告诉记者,《破茧而出》的编剧来自美国好莱坞,是一位美籍华人,他读剧本时,就

发现剧本的故事性非常强,思维很缜密,充满环环相扣的感觉,而且全剧的开头很一般,是从一个梦境般的情景开始的,悬疑色彩非常浓厚。这场戏要求于小伟西服革履地奔跑在旷野上,为此,于小伟至少跑了3公里,“那天风沙还特别大,跑起来沙子打在脸上很疼。”

揭发搭档的“糗事”

剧中和于小伟有大量对手戏的是黄觉与罗海琼,于小伟这次和黄觉是第一次合作。在

记者印象中,黄觉是个比较沉默的人,于小伟有没有和他不好相处的感觉?于小伟笑了:“他的话是挺少,不过我们相处得不错。对了,黄觉的车开得特别臭,这是全组上下都知道的事情。偏偏有不少戏都是黄觉开车,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和他说话。黄觉自己的车是自动挡,可是戏里他开的车是手动挡,于是车辆频频熄火,有时还往前一蹶一蹶的,我的脸上虽然在笑,嘴里说着台词,但是我的心早就紧张起来了。后来我干脆要求为黄觉找个替身,以便我集中精力演戏。”罗海琼和于小伟是二度合作,因此配合得很默契。众所周知,罗海琼的外形十分清秀,没想到于小伟竟然用“悍妇”来形容她。望着记者吃惊的眼神,于小伟再次露出了顽皮的笑容:“海琼的性格非常像男孩子,生活中的她一旦‘疯’起来,闹得让人头疼。这次她扮演的是我的高级助理,看到表演时的她沉稳端庄,我还真是不太适应她这种转变。”

《破茧而出》的拍摄地在天津,于小伟正是天津人,这是他第一次在家门口拍戏。拍戏期间,于小伟的父亲来剧组探班,恰好副导演正在寻找一位扮演财务总监的演员,他一眼相中了于爸爸,不过这位副导演并不知道这位“演员”的身份。于爸爸年轻时就是一位文艺爱好者,也曾在剧组当过工作人员。接到角色后他十分激动,非常认真地准备,于小伟知道此事后觉得很有趣。偏巧于爸爸扮演的角色和于小伟扮演的左兆丰之间有几场对手戏,而且都是开会的戏,“我说着说着台词,忽然就会想到我爸爸在场,会‘跑戏’。”此外,于爸爸和黄觉、罗海琼都有对手戏,直到拍完戏,他们才知道对方和于小伟的关系。于小伟笑着说:“这是我父亲第一次在现场看我拍戏,后来他还认真地对我的表演提出意见,有时还会和我讲起当年在剧组的工作、生活,那种感觉非常好。老爷子有时一天都在剧组等,有时等一天只有一场戏、一句台词,但是他特别认真,这一点我要向我的父亲学习。”

和父亲首次同台演戏